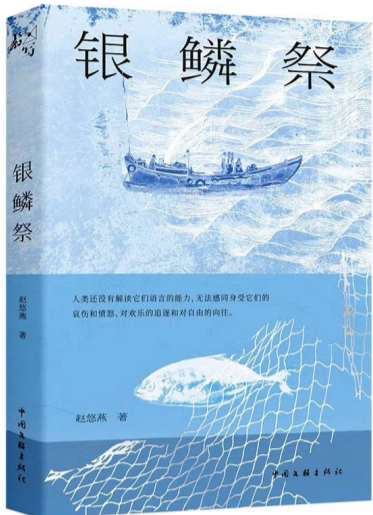


# 生命共情与诗性叙事

## ——评赵悠燕《银鳞祭》

□徐琦瑶



### 海水与火焰： 卑微者的浮沉悲欢

岱山《银鳞祭》新书分享会上，曾有读者发问：作者何以能生动描摹出海鱼被捕的痛楚与凄感？究其根本，这份书写源于创作者“万物有灵”的生命观，是对海洋生态家园的深切体认，亦是跨越物种的悲悯共情。在赵悠燕的笔下，纵是浪花间转瞬浮沉的微小海鱼，亦拥有独属于自己的生命肌理与精神风骨。

《剥皮鱼宣言》便是典型范本。“那些在海底潜水的人说，马面鱼犹如人类一样睡觉，它们用嘴叨住一枚海藻叶子，将身子固定在海藻上……他想起马面鱼那张小巧的嘴巴衔着叶片的样子，不禁心生柔软。在它的世界里，多么安详自在……”作家赋予形貌看似粗陋的海鱼以温柔静谧的生命情态，以微观细节解构世俗刻板印象，唤起读者对卑微生命的怜惜与敬畏。同时，作家又不动声色地叙写渔妇加工马面鱼的过程，其中剥皮工序令人心惊。一面温宁静好，一面狰狞残酷，画面交替闪现，直击人心，催人动容。

《海葵摇曳》一文亦有异曲同工之妙。作家先以灵动的童语笔触，描摹海葵于险厄之境坚韧而欢愉的生存姿态；行文近末，又以绵长笔墨铺展夜色深海里，海葵与共生生物共赴一场荧光舞会的盛景。正当美好臻于顶点，一切戛然而止，“一群群鱼儿自海葵身边惊慌游过，它们逃亡的姿势犹如世界末日。海水开始震荡不安，搅起汹涌的潮流和漫天的海浪。”全文并未直接呈现海葵被捕捞的画面，仅在文末落笔于孩童捡拾渔获物时的雀跃欢呼，以及他伸手触碰海葵反被用力吸附的细微一幕。

作家以童稚之语写生灵自在，用冷静笔调绘人间杀伐，在美好猝然破碎、温情暗藏伤痛的叙事张力里，万物有灵的悲悯之心缓缓流淌，既叩问人性，亦照见生命，让读者在文字的光影中，共情每一个卑微生灵的欢喜与战栗。

### 追梦与对视： 何处是家园

当下海洋文学多以人类为中心视角，聚焦人的生存困境与精神求索，单向书写人与大海的对立纠缠。赵悠燕突破这一叙事桎梏，灵活切换叙事视角，在人与海洋生灵的平等对视中叩问生存本质、生态伦理与生命自由等终极命题。

《羽化而去》一文，以老渔民追忆捕捞河豚的人生往事为叙事主线，后半部

分跳脱现实叙事，以诗性笔墨勾勒河豚游弋黄昏海面的灵动图景，“河豚微笑着向天空飞去，决绝得不带一丝留恋”“他感觉自己变成了那条河豚。多么好啊！睡梦中，他喃喃自语”。梦境私语与精神遥望交织，借生灵对自由的极致向往，反衬出人类内心的精神困境与伦理深渊，意蕴深沉。

同名篇目《银鳞祭》中，带鱼被捕之时凝望苍穹的意象建构，尤显笔力。“网已离开水面，在出水的那个瞬间，扑入眼帘的是澄净无云的天空，那么远，那么深，那么亮，好像是它们浩渺无垠的家园。”离水刹那那的海天辽阔，与鱼儿失却海洋家园的绝境形成强烈审美反差，作家以诗性意象轻轻撕开人类捕捞行为背后的生态残酷真相。

正是基于这种深沉的生命共情与悲悯意识，作家跳出人类中心视角，以平等姿态体察海鱼的生命体验，由此完成从具体物象到精神隐喻、从写实描摹到价值叩问的文学升华，赋予文本厚重的人文关怀与生态反思。

### 勾连与互衬： 波浪在大地上跳跃

从艺术手法上看，《银鳞祭》一书多处运用物象互衬、意象勾连之法，以旁物烘托沧海情致，用实景寄托内心情思，既搭建起立体饱满的叙事层次，又勾勒出鲜活真切的人文画卷，让文字兼具画面张力与情感深度。

《灰鳖洋往事》援引“宁可丢掉廿亩稻，不可丢掉鳊鱼脑”这一本土民谚为文化铺垫，鲜活还原旧时鳊鱼捕捞的繁盛图景。行文顺势铺展故土风光，将壮阔浩渺的海洋渔俗景致与稻浪层层、归鸟盘旋的田园乡野风光相融交织，尽显海岛独有的风土气息，拓宽散文的意境格局。《花黄虾红》以盛放的金色葵花田开篇，由陆地花海明媚烂漫的美景，自然联想到海域之中鳞光闪闪、成群游弋的鱼群。作家借陆地暖阳芳华的温婉明媚，对照大海烟波浩渺的苍茫咸涩，一陆一海、一柔一阔，对冲映衬，虚实相生，耐人品读。《扁平舞者》聚焦海岛渔人处理舌鳎鱼的市井日常，描摹烟火气十足的渔家生活，中间笔锋一转勾勒庭院秋景，桂花飘香，银杏翻金。景致描写暗合“夏吃鲈鱼，秋吃舌鳎”的时令渔家老话，将渔耕生计与秋日佳景巧妙归结，在平淡琐碎的渔家日常里融入清雅诗意，更显余韵悠长。

这般灵动交融、温润醇厚的自然人文景致，归根到底，出自作家对这片土地、这片海域深沉而广博的爱。正因为心怀大爱，她笔下平凡的海岛风物，才得以承载如此厚重绵长的海洋情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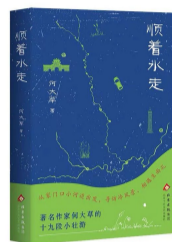
面对海洋与生灵，赵悠燕的书写有着难得的文学诚实。这份诚实超越普通的创作真诚。作家卸下主观滤镜，将自我完全交付给大海的悲喜沉浮，直面人与海洋、捕捞与生灵、欲望与悲悯的深层矛盾。当海面银鳞闪烁、生灵浮沉，作家的共情与悲悯便化作笔墨温情，以散文为祭，为海洋生灵立言，为海洋生态叩问，也为当代海洋文学留下了一部有温度、有厚度、有深度的优秀作品。

### 新书架

#### 《顺着水走》

何大草/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顺着水走，会与什么相遇？江水、码头、白沙、树木、村庄，还有人。何大草的动念，是想沿着河流，走得更远些，去见识更多的生面孔，去反刍往事、历史、山河，咀嚼出一点新鲜的意味。某种意义上，这是一个作家，对于人世间的深深凝视，从家门口的江安河到远地的崇明岛，地理的跃迁，风景的变换，时间的流转，一切似乎有所不同，但本质上又有什么不同呢？河流是古老的，海岛是古老的，历史与人物同样，但作家的目光是新的，在有目的与无目的之间，生活给予人们的温度，是真的。



#### 《欢迎再来》

白嵩/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

随着“东北文艺复兴”的热潮，东北这块土地的人事再次直冲至我们眼前，但伴随着热潮的是，我们对它的理解第一时间常常是那些符号化的东西，比如广袤的黑土地、沉默的老工业废墟、被大雪尘封的小城……但这本书像一首缓缓响起的抒情曲，作者在向我们讲述一个普通的东北人家的故事。得益于作家本人是纪录片导演，他的讲述极富画面感，文字又带着饱满强烈的情感浓度，这是一场关于爱的诉说。就如作家所写道的：生命无论去向哪儿，总有一个来处，那里储藏着我们人生早期的信息，映照着我们的青涩、蜕变和一次次成长。



#### 《天色已晚》

(爱尔兰)克莱尔·吉根/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

克莱尔·吉根是那样可以明显看出小说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作家，叙事、结构、布局、细节，作家在此间调兵遣将，落笔成行。小说收录了三个短篇，包括一篇同名新作及两篇代表作，共同的主题指向的是一种失衡、一种孤独，或曰一种永恒的处境。以克制而精准的语言著称的吉根，抓住人物和故事未知的走向，让读者在细节和心理流动的痕迹中，探寻关于社会的、性别的、情感的种种问题。



赵悠燕

我在海边读书

Enjoy Reading Enjoy Sea